銀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銀雁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江西某郡，有地師杜君香草，青鳥術最精。嘗與富室兒李十九友善。其父故，杜為走山谷覓地，草履幾穿。閱三載，始得一穴，沙水分明，良為吉壤。居邑之東山，距李宅四十餘里，山故幽僻，樹木蔥籠，游者聽樵斧丁丁，與岩寺午鐘相問答；而西山居其前，儼如屏障，蒼翠溢眸。杜得意非常，告李曰：「此福地也。令尊人古道，為鄉里重，居此，諒無愧焉。願公等更修德以培之，則子孫貴真莫及。」不日，杜為點穴，李兄弟扶櫬窀穸事蔵。杜往浙，應貴人聘，厚賮遠行，一別兩載。

詎葬後，家道反不如前，迭亡人口。其兄李十八，夫婦亦偕亡，遺一嬌女，名銀雁；彌留時，殷殷以弱息相托，泣曰：「吾夫婦他無所戀，唯勞吾弟看顧銀兒，則瞑目泉臺下！」十九亦泣，受遺言。

女年甫十四五，風致嫋娜，不慣操作。其婦翁氏，黑心符也，時於稿砧前訾猶女懶惰；久之，遂信。垢面蓬頭，淪入赤腳。女始伏枕上泣，繼對木主啼。婦怒施鞭撻。女奔告叔，反索其手足，而毒楚之。諸婢環泣，伏叩請代，不許。雪膚流血，一線僅延。婦怒猶未已。幸先隴鄰庵老尼來，為翁氏諷受生經，急代緩頰，始釋。

明夕，婦欲禮佛，索溫水盥手，女誤以冷水進，大怒，欲笞其背。女懼，奔投門外溪水，見亡母冉冉自林中出，悲告女曰：「兒無苦，且隨老尼遁空門，則生矣。」言已即杳。女正慘痛，忽聞門內喧嚷，翁氏自批頰，作亡母聲詈曰：「狗賤根！何仇欲殺吾女？」十九奔入，知為亡嫂怒婦惡，代哀之，即唾其面，數責萬端。急尋女，得於門外，審覓死狀，攜入。婦即抱女，哭失聲；旋又自擊，以木杵搗陰戶，血淋淋流出窮外。禁止之，力猛於虎。一室大嘩，鄰舍登牆窺，雞犬皆驚。

老尼素與銀母善，合掌曰：「善哉善哉！大娘何暴也？老身為證，囑渠改過，善視銀姑。」不許；「早為銀姑覓佳婿。」不許；「寄養戚里家。」仍不許。尼戲曰：「無已，其將付老身攜去為弟子乎？」婦聞即稽首拜，曰：「願以掌珍，煩大師接引。」問女願否？曰：「願。」十九知不相能，亦聽其出家。

明日親送之庵。擬即削雲鬢，尼曰：「尚早。」瞑目，坐蒲團炊許，張目笑曰：「溪水何妨隨石轉，嶺雲更有出山時。」十九臨去，謂女曰：「兒有所需，可暗囑師父來取，毋輕蹈不測也。」女涕泣牽裾，尼大喝曰：「癡兒，既皈依三寶，尚作嬰兒戀乳狀耶？」急送十九出，掩庵扉。由是掃地焚香，鐘魚梵唄，漸授之以禪課焉。

年餘，十九益困頓，戚屬咸云：「坐新阡不利。」有識者云：「右沙太聳，即利，亦只發女家。」明年，杜歸，目睹李之情狀，大驚，心亦疑殯宮風水。然晝則走山谷，夕則挑燈，比對書冊，均無誤，終不識致困之因。一夕，假歸家宿，夜夢天女至，煙鬟霧鬢，儀態萬千，告杜曰：「汝亦知李墓不吉，所由來乎？吾山神也，特以詩句告汝，詩云：『千里來龍結一匏，左根右葉長根苗；天生福人住福地，無愧唯有西山樵』。」杜心欲咨白，而天女遽作霹靂乘雲去。杜驚寤，急往西山，尋一泛常穴，為李遷葬。詭云「前穴地脈，為山風吹破，不足寶也。」暇則裹糧入西山，物色樵豎，匝月無一遇。

一日暴雨至，視嶺前有衡茅數椽，急奔避。一婆娑老嫗，縗服出應客。堂上懸桐棺七尺，縗帳淒然，云：「伊稿砧，亡周七年。」問：「有哲嗣否？」云：「僅一，杜姓，佛奴其名，蓋渠父夢佛而生者。因貧，習樵採，日在東山雲深處。」言已唏噓。向外翹首，云：「頃將遭雨，恐歸來又似水淋雞。」旋入，以山茶炊餅餉杜，餐飲頗甘。

須臾，一少年荷樵冒雨歸，眉目端好，氣宇不凡，見客支揖如儒者。杜知是佛奴，自陳同姓；佛奴入，與母言。少頃，又出，與為禮，如見長上。杜喜，與閒話，辭均閒雅，無俚語。告嫗曰：「文郎不俗，何不令讀書識字？」嫗曰：「兒幼曾就村館，渠父既歿，未亡人又衰邁，全賴是兒斧柯供菽水。」問佛奴年齒，則云十七。是夕，即就地藉席止杜宿。晨起，出腰金二兩，酬茶果費。嫗笑曰：「母子雖貧，而非賣茶果者，矧同宗者耶！」堅卻不受。杜知不可強。後累過其廬，禮貌均不衰。

一日，見佛奴獲雙雉歸，烹而登盤，味極鮮美。盤有餘，收入供母；及偷瞰佛奴，則仍咽粗糲。杜大敬重，告嫗，擬為佛奴覓佳偶。嫗喜曰：「兒年已冠，得宗長作伐，

大好事。但一貧如洗，誰肯為嬌女嫁樵人子耶？」問：「渠父可有葬地？」曰：「野葬耳。免入漏澤國足矣，尚敢卜牛眠歟？」曰：「不難，僕有吉壤奉贈，他日貴顯，幸無忘指引人。」嫗敬謝稱善。

杜向李十九索前地，云：「有遠族孤寡，請以所棄者與之，需值當不吝償。」李慨然不吝。杜欲立券，李本擬以百金酬杜，至是遂兌立百金券，杜持往與嫗諏吉。佛奴聚眾樵，舁父柩，詣葬穴。杜命五尺，無移舊穴，而深倍之。甫掘尺許，得一物，非土非石，狀類黿鼉，背有篆文曰：「識者杜，葬者杜，宜子孫，貴且富。鮮德之家，莫妄覬。」葬已，杜又遠行。

佛奴仍習樵，每晨過父墓，輒見蒸騰如釜上氣。瞬屆嚴寒，佛奴正癡望，忽白氣接凍雲，縷縷然，漠漠然，落落然，霎時雨雪大至，衣盡沾濡。知嶺下有尼庵可避，急趨叩門，適老尼打包出門去，遺銀雁獨居繡佛幡。開門放入，見其寒戰噤栗，憐之，引投灶下，燃火烘濕衣，以師之布衲與己之紫布褲與之換，更炊豆粥與餐，戰始已。天霽衣乾，佛奴欲辭去，一轉瞬，則他衣俱在，而己之布褲竟烏有，窮覓不見。女恐師回，催促且去，囑乘間寄褲來，慎勿寓師目。其母嗔其歸晏，具告所以。嫗心德女，視紫衣果為女子褻衣，疑有染，叱責之，佛奴力白其無。明日，嫗親送褲與女，而老尼已歸，見而窮詰之，大怒云：「清靜道場，淫婢何得污佛地！」立命走出。嫗同女跪求，不許。女對佛自誓，尼冷笑曰：「佛遠在大西天，不似社稷神，管爾牙疼咒也。」女憤欲自縊，解帶掛庭樹，嫗趨救而尼猶怒，嫗亦怨曰：「老禿廝，乃徒以慈悲獲罪責，然則定逐伊何處去？」尼曰：「聽自便耳！」嫗知女不願回俗家，曰：「曷隨老身去？」女猶躊躇，尼遽撫掌，曰：「妙哉妙哉！速去速去！」立即驅出，掩雙扉。

適杜正歸來看嫗，見嫗攜女至，驚詢何來，詳告所以。女伏地涕泣呼杜叔，杜喜曰：「前云為佛郎作冰者，即此女耳！此中有天緣，幸勿錯過！」約略告十九，即慨分游橐，代謀花燭俾合巹。小夫婦極伉儷，事母又至孝。嫗對女流涕曰：「吾母子食貧慣，未免苦新婦。」女笑曰：「兒昔遭嬸苦虐，如活地獄；後入尼庵，已若安樂窩。頃得阿母與郎憐愛，更居天堂最上層。」嫗為之解頤。每牧豕，分郎苦，嫗不忍，女曰：「兒自樂為之。昔之牧豕，迫威虐；今之牧豕，由心願，何害？」

杜一日攜白鏹二錠，來告嫗曰：「母今新娶婦，添食指矣。明年秫價必昂，請假此預收秫，俾佛郎漸學權子母。」三卻而後受。是夕，銀雁牧豕回，見嫗以銀示佛奴，曰：「是區區者，亦猶之銅鐵耳，奈何有則生，無則死，不令人短氣耶！」女索視擲案上，

曰：「是何足貴！兒牧豕走澗曲，見水底累累者皆是也。明當懷數枚歸而奉母。」嫗笑曰：「癡妮子！誤以鵝卵石為銀耶？」明日，女果懷數枚至，外雖花繡黝然，就石磨礱，光可鑒影。大驚喜。問多寡，云：「遍澗底都是。」佛奴趨詣村市，詢於人，曰：「此古人窖藏物也。」歸與母計。晨起，隨女之澗曲，見流水潺潺，下皆卵石，唯自女手掬起，則立成朱提。始猶以布袋運，繼因誤墮一錠，牧豎拾之，笑問：「母子劬勞，大辛苦，運蠢物何用？」然一入牧豎手，則仍化為石。由是膽大壯，居然筐載而肩荷之。匝月往返，始竭。屋角堆滿無寸隙，佛奴掘深窖藏之。統計約有二十餘萬。

會入城，買甲馬酬藏神。晤杜，即邀致，詳告之，且分贈。杜不受，急代購郭市膏腴，建第宅，阡陌樓臺，奴婢車馬，成大家矣。

明年，女又孿生雙子，曰鴻曰鸞，均穎慧，能讀，總角即游庠序。佛奴亦納粟為員外郎，為太母請封誥。每稱觴介眉壽，太母輒云：「兒孫雖千百年，不可忘宗人香草先主德。」久之，延於家，事之若伯叔云。

會清明，夫妻佩紼掃父墓，幹僕夾道，婢妾如云。忽一窮漢號哭奔至，崩角乞援，倏一保正執牛鞭來擒捉。佛奴憐訊之，云：「此小竊屢犯者，是必斷其脛股，員外郎莫袒庇。」女聞聲，牽車簾，視其人，非他，李十九也。問何至此，自云家業盡傾，惡婦隨奴子遁，席捲燼餘，子然一身，時就野廟宿，實未曾作穿窬也。言已大哭，女亦悲涕。佛奴笑遣里正去，攜歸，事以泰山禮，李侷促不敢當；及杜香草出與話舊，更慚，堅欲辭去。遂贈以婢，且與數百金，俾理舊業焉。

明年，二子場鄉捷，太母正八十壽，賓客滿堂祝千秋。忽庵內小尼云：「奉師命，堅請銀夫人隨喜。」且以舊犢鼻緘寄，云：「此杜郎舊物也。」佛奴欲辭卻，女不可，珠翠肩輿往。至則老尼已沐浴更衣，瞑目將就涅盤。女哀哀喚蘇，尼目復啟，笑曰：「兒果榮貴，則他日遣逐，不以老比丘為太過耶？」女泣曰：「法師生死人而肉白骨，何敢忘德！」曰：「不足言德，唯可以對令先慈於地下耳。」言已圓寂。女出資為尼新院宇，置沃產，建藏骨浮圖於庵側，其位為先隴之艮方，狀尖聳，如劍戟。工竣，杜視之，笑曰：「後世子孫中，更當得一武鼎甲」，已而果驗。此余在滋陽，聽浙人孫君子任所述者。孫君誠厚長者，其言諒非虛構。

懊儂氏曰：馬鬣牛眠，賢豪蛻骨，自古山靈面目，何嘗輕易示人也。唯澗底累累，百萬朱提，專留與賢孝之婦，如我銀娘者。則銅臭之神，又何嘗毫無知識，專與牧豎子

為伍哉！常見席豐履厚之家，其德其才，絕不稱是，蓋其祖德宗功，必有大過人處。噫！此其所以為神也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